

# 陌上花开

郝雁羽◎著

这是一部以北方城乡为背景的小说，作者以写实的笔法描绘了几个男人与女人的故事。这些平凡的人们，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走着曲折的人生之路。情的困惑，爱的迷茫，一直在主宰着他们。

**08年当红网络小说 点击率超过500万**

他们是来自“小地方”的佼佼者，就生活在你我身边……饱受着强烈梦想与高度压力、深度自卑与极度自傲的折磨；他们是既豁达坚强又满腹辛酸的现代都市边缘人、精神游侠，在他们奋发与消沉、幸福与苦难、堕落与救赎的背后，演绎着多少五味俱全的人生故事？

未来出版社

# 陌上花开

郝雁羽



未来出版社

1.0005第-39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陌上花开/郝雁羽著. —西安:未来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417-3707-7

I. 陌… II. 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203 号

---

**陌上花开**

**选题策划** 唐人易和

**文学统筹** 强 默

**责任编辑** 萧建国 黄 赛

**营销总监** 蒲 毅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西安市丰庆路 91 号 邮编:710082

电话:029-87259356 84280368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49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7-3707-7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林语堂曾把小说定义为“小说者，小故事也。无事可做时，不妨坐下听听。”此语道破了小说的玄机，亦为写小说者提供了写作路径。

既然读者是以一种闲适的心态去观摹世上种种人的，那么作者何妨以社会为蓝本，少几分机巧，多几许真实。

这部长篇现代风情小说《陌上花开》起初是在网上连载的，短短两个月点击率已超过五百万，读者对它的喜爱是无需赘述的。

我相信这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淘洗，会让人过目而难以释怀的小说。因为其中的许多人物就在你的身边，鲜活得让你感觉似曾相识。他们过着自己平凡的日子，有欢乐也有苦难。尽管他们也会老去，无情的时光会销蚀掉他们夺目的光彩，但历史会记住一切，一如那陌上无人问津的花开花谢，留给这世界的是绽放着芬芳的美丽。

是的，正如你想的一样，《陌上花开》写的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这本书的最大优点不仅在于人物性格描写的生动，不仅在于风景描写的宛然在目，更在于笔墨的真实和纯粹，人物的喜怒哀乐会让你悠然挂怀，让你不得不直面中国变革时期一些边缘人的又一种人生意境。

主人公文嘉的平凡经历也许让你有一种“浮生若梦”的感喟，为了梦想，为了爱情，他走过了曲折的人生之路，但他在这路上表现出的对这个社会的真诚、爱怜和敬意，又让你不能不为他潸然落泪。“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花开无声，蝶过有影，江山犹在，故人已非。在青春和梦想的时光里，有多少人也曾走过他这样的路，不过是有的人歇在了路途中，有的人走向了终点，有的人自暴自弃，有的人仍在不停地追寻。

小说把大量的笔墨倾注于民间生态的描摹上，刻画了一些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的原生态，他们为了人性的欲望，在浮躁的尘世演绎着自己无言的悲欢。他们生活在人的丛林里，如蝼蚁在陌上的草野里一样不为人知，但他们的行止有时又让人肃然起敬。他们住着简陋的房屋，吃着粗茶淡饭，一世在风尘里奔忙，为小小的即得而欢欣，为小小的悲伤而黯然。出生在土里，终了又埋在土里，而那忍耐、坚韧的精神却一代代传播下来。“落叶无声秋可知”，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而这种无声的壮举难道不可以称之为伟大？这种人性的光辉又将照耀多少后来之人？

小说里描摹的几个人物都是小人物，个个如浑金璞玉，只有长时间耐心打磨，方可窥视出其人性的光彩，他们因为平凡而少了许多伪饰，更多表现出了人性真实的一面。我相信聪明的读者自会读懂他们泪水背后的故事——那一颗颗诚挚之心，对人之爱怜，对这个社会之爱恋。

“陌上花开，执手采薇。”这是一部爱情浪漫史，相信你也曾亲历过，在你生存的那块并不浪漫的土地上。

“陌上花开，之子于归。”这是一部生活温情史，在那花开的季节，谁没有过钟情的男人或芳心暗许的女人？

“陌上花开，采之于谁？”这是一部心灵彷徨史，相信你也曾为这样的抉择而辗转难眠，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谓的多彩人生？

《陌生花开》是一本可以闲来读读的小说，最好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借着一灯如豆的微光，独自品味；或羁旅他乡，偶尔翻开书页，在那婉约的文字里，一定会找到些许的心灵感应和慰藉——世界上原来竟有人这样活过！

是为序。

阎晓明

2008年12月29

# 目 录

第一章	辗转难眠	1
第二章	梦醒人散	6
第三章	杏花嫂子	15
第四章	一叶知秋	23
第五章	怜香惜玉	31
第六章	有缘无分	35
第七章	风波乍起	38
第八章	釜底抽薪	47
第九章	虹落浑尘	53
第十章	处处留情	57
第十一章	邂逅旧人	63
第十二章	秋虫唧唧	69
第十三章	云情雨意	75
第十四章	不眠之夜	81
第十五章	柔情蜜意	91
第十六章	寂寞难耐	95
第十七章	迷醉情欲	100
第十八章	心猿意马	109

第十九章 萍水相逢 .....	115
第二十章 秋波意暖 .....	120
第二十一章 红杏出墙 .....	129
第二十二章 梦醒时分 .....	131
第二十三章 情移玉梅 .....	134
第二十四章 苦泪长流 .....	140
第二十五章 淋漓尽致 .....	143
第二十六章 明修栈道 .....	146
第二十七章 夜长梦多 .....	158
第二十八章 长夜难捱 .....	165
第二十九章 洞房花烛 .....	168
第三十章 斜月朦朦 .....	174
第三十一章 进退维谷 .....	179
第三十二章 佳期如梦 .....	183
第三十三章 云行有影 .....	193
第三十四章 显山露水 .....	206
第三十五章 花开无限 .....	212
第三十六章 金玉无价 .....	215
第三十七章 疏影横斜 .....	227
第三十八章 暗香浮动 .....	231
第三十九章 分庭抗礼 .....	238
第四十章 花香影重 .....	243
第四十一章 情深意渺 .....	248
第四十二章 余韵袅袅 .....	254
后记 .....	257



## 第一章 辗转难眠

北方八月的一个傍晚，温和的天气。

S城郊炊烟袅袅，劳累一天的人们都在忙碌着晚饭。只有一幢简陋狭小的房屋里显得冷清和沉闷，陈年黯淡的报纸糊过的四壁，已成黄糊糊的一片，不少地方都有水渍的痕迹。屋内一张简单的木制单人床，床上散乱地堆积着一些年代不一的书籍，几件粗陋破旧的家具略显寒碜。

厨房电饭煲噗噗地喷着热气，文嘉正在一张油漆斑驳的老式写字台上神情专注地读一本厚厚的书，不时地用笔在书上勾划着什么。他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大学生，白皙的脸面上还满是浓浓的书卷气。

一个八九岁模样的小女孩来敲门，很大的响动才把文嘉从痴迷中惊醒，他从书上抬起头来，口里应着：“来了，来了。”快步走了出来。

小女孩稚嫩的声调：“叔叔，我妈说让你到我家去跳舞，一定要来。”她的口气很坚决。

“好了，莹莹，告诉你妈，叔叔还有点儿事。”

文嘉看着孩子可爱的背影蝴蝶般地飞出小院，目光沉郁地闪了一下，若有所思。

文嘉从大学毕业到现在，都在为留城而忧心忡忡，一点儿也没跳舞交际玩耍的兴致。为了维持生计，他到莹莹家做家教，莹莹母亲也给予他不少照顾，莹莹母亲的话他又不好推辞。

文嘉正埋头吃饭，又响起了敲门声，一个浅施粉黛衣着华艳的三十多岁的女人，款款走了进来，文嘉有几分窘迫，屋子窄小凌乱，竟无从落座。来人正是莹莹母亲，她语气细软：“文老师，吃过饭到我那跳舞，几个老同学聚会



也没有外人，缺一个舞伴。还有一个孩子要聘家教，她妈妈也来了，正好介绍你认识一下。”

文嘉匆匆忙忙咽下了嘴里的饭，对着镜子整了整领带，擦了擦额前散乱的头发，一张英俊的满是书卷气的面孔，在敷着薄尘的镜中映照出来。

黄昏。几辆白色、黑色轿车停靠在一幢外观豪华的二层别墅门外，庭院内有喷水池、碎石铺就的曲径、茵茵绿草坪。客厅里正传出悠扬的旋律，透过窗纱，依稀可见绰绰人影，几对男女正相拥而舞。

文嘉心里陡然泛起一股悲凉，一丝落寞在他脸上不经意掠过，但他又把这不快悄然埋藏起来。

灯光黯淡，舞曲悠扬的客厅里，几对男女在宽敞大厅里翩翩起舞，也有几人正散坐在沙发上闲谈。莹莹母亲把文嘉介绍给一个衣着华丽，正吸着中华香烟，发髻高挽，娇艳妩媚的小巧女人。

“这是文老师，刚毕业的大学生。怎么样，小婉，这个舞伴不错吧？”

莹莹母亲口气里带几分调侃。

郑小婉：“又不找老公，干吗那么挑剔？”

郑女士虽然那么说，脸上还是微笑着，落落大方地伸出手来，示意文嘉坐下。

文嘉有几分拘谨，脸上微微有些烫热，好在那不停闪烁的镭射灯，遮掩了一切。

又一支舞曲响起，文嘉主动站了起来，请郑女士跳舞。郑女士跳得轻柔曼妙，起伏有致，几个旋转，文嘉就有点儿汗湿脊背。他有一点儿紧张，第一次这样搂着一个陌生女人跳舞，第一次与这样一个成熟女人近距离接触，她那薄薄衣裙里弥散的女人体香，让他有几分意乱情迷。

文嘉第一次参加家庭舞会，第一次感受到了舞曲的悠扬与缠绵。

那一夜独自躺在床上好久没有睡意，他失眠了。因为在那一个黄昏的温和的夜晚，他认识了一个在S城里颇有影响的独身贵族，一个在舞曲中与他轻轻摩擦过，让他心跳的女人。这个女人叫郑小婉。

晚上，文嘉正指导莹莹学外语，莹莹学得兴致盎然。客厅里，电话响了。

莹莹母亲应承道：“知道了，一会儿给你回话！”

“文老师，郑女士想请咱们吃个便饭，也商量一下她孩子家教的事，没什么问题吧？”

文嘉略迟疑一下。莹莹母亲又看了看他：“要没有什么应酬，我们就出去，她来车接。”文嘉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花苑大酒楼包间里，偌大一张桌子，只围坐着他们三人。几个服务员忙前跑后上茶递烟，还有两个侍立门边应招。

郑小婉：“文老师将分配去哪？”

文嘉：“还没有确切消息，昨天在街上遇见的一个同学说，好像城里不大好留。”

郑小婉：“现在留城确有些难，得有人帮忙才行，你在这城里没有亲属吗？”

文嘉：“我家在乡下，父亲是个农民，城里哪有攀得上的高枝，听天由命罢！”

郑小婉：“我想起来了，我们公司的唐瑶瑶好像有亲属在人事局，不知能不能帮上忙。”

郑小婉是个爽快人，说完，就拨通了瑶瑶的手机。不一会儿瑶瑶就到了，她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曲线玲珑，两条眉毛修润得明艳俏丽，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顾盼生情。

文嘉和郑小婉只一面之缘，她却这样热心帮他，让他有些受宠若惊。文嘉更没想到瑶瑶会是他们一个村的，她低他一届，那时只依稀听人说她没考上大学，就去学服装设计，想不到短短几年，竟出落得花容月貌，还当上了业务经理，真是人不可貌相。在家乡小村里名噪一时的文嘉，也不得不靠别人垂怜。这丰盛晚宴，文嘉不但没有吃好，心里反倒感到有些酸溜溜的。

夜已经深了，瑶瑶一个人在床上也辗转没能入睡。

她回想起了遥远的家乡，那轮隔窗而入的清澈明月，那夏夜啾啾的虫鸣。

她想起一个一直守护她的英俊男孩子。

她想起了后来那个男孩上大学时的那个多雾的清晨，一双多情的含泪的眼睛，目送他消失在村头多树的远方，小驴车吱嘎作响，只有那叮叮咚咚

的铃声,不绝于耳。

第二天一早瑶瑶拿着一摞厚厚的服装设计图,在办公室里汇报工作:“总经理,昨天你提及的事我已和杜威说了,他答应让他父亲出面,只是……”

“有困难吗?”郑小婉抬起头来问。

“今年分配方案出台了,还是定向分配,文嘉恐怕留不到城里。”

郑小婉微微点了点头:“噢,只要尽力就好,也算尽朋友之谊。你也尽老乡之谊了,没什么遗憾的,我代他谢谢你了!”

下午郑小婉别墅里。郑巧菊津津有味地听讲,圆圆的小脸蛋上充盈着未泯的童真之气,一双好看的眼睛专注地盯着文嘉。

电话骤然响了起来。

郑巧菊跑过去接起电话:“妈妈! 嗯,知道了。”

她又坐到原位上,很认真地说:“文老师,我妈妈让你晚走一会儿,她马上回来,说有事与您商量。”

文嘉猜测自己分配有眉目了,心里更加惴惴不安。不知是福是祸,但不管怎样糟糕,他都会欣然接受的。他出身农村,并不惧怕回到农村。但现实让他不得不逃避农村,因为他明白,眼下如果真的分回农村了,那许多快要成就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还有那个女朋友……

已经很晚了,文嘉仍焦急地等着郑小婉,他有些坐卧不宁。

蓦地,文嘉手机嗡嗡响了,是女朋友林雪的,他们已有几天没通话了。

文嘉:“你好,闲着吗?”

林雪:“哪有你忙,都不知道发个短信问候一声,在哪呢?”

文嘉:“在给一个学生做家教。”

文嘉的回答有些木讷,一点儿也不流畅。

林雪:“都几点了,孩子早睡了吧,是在给孩子她母亲家教吧?”

文嘉:“胡说,你在哪?”

林雪:“在和男朋友看电影,通宵场的,来不来,给你留个位子。”

文嘉:“恭喜你啊! 这么快又名花有主了。”

林雪:“那是当然,本公主不至于在一棵树上吊死吧,都啥时代了。”

文嘉合上了手机,脸色阴暗起来。他不相信林雪说的是真话,但无论怎

样林雪都不该这时和他开这样绝情的玩笑，他们已经好了两年了。两年中两人也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但她都没这样“绝情”过，也许是这几天忙晕了头，没有理她，惹翻了她的缘故吧。

郑小婉回来时一身酒气，走路趑趄，脸色煞白，是文嘉认识她以来，最失态的一次，平素她那举止高雅，谈吐得体的淑女形象荡然无存。

郑小婉：“文老师，对不起，让您久等，对不起了！您的分配通知已下达了，我没能帮得了你。”

她口齿不清，进卫生间狂呕起来，之后就躺在卧室，酣然睡去。

保姆已走了，文嘉帮巧菊安顿好郑小婉，叫个出租车，就返回郊区寓所。

夜静更深，寓所的灯竟然亮着，文嘉小心靠近窗子，才看清床上坐的竟是他心爱的女朋友林雪。

锁孔微响，林雪转过身来，藏匿在门后。文嘉刚踏进房门，还是被林雪吓了一跳。

林雪：“这么晚了才归来，比美容院的小姐早不了多少，是不是赚银子不要命了？”

文嘉：“今儿特殊。对了，你不是在通宵影院，男朋友领来了吗？”

林雪：“没良心的，还说我呢，等你等得花都快谢了。也就是等你，要不本公主早打道回府了。”

文嘉：“谢谢公主厚爱，劳您久等了，在下认罚还不行吗？”

林雪拉起了窗帘，二人热烈地拥吻在一起。

文嘉搂抱得有点火热，吻得也有几分忘情。林雪娇小玲珑的身子在他厚实的怀抱里，被挤压得有些疼感，那双柔媚的眼睛，微合着，脸颊潮红。

林雪那温润的唇和那长发让他难以自禁，好久好久他才从沉醉中清醒过来，摇了摇头。

那一晚，他们没有去看通宵电影。林雪知道他太累了，赏给他一个热烈缠绵的吻，作为电话中“绝情”的补偿。文嘉紧紧地拥抱着她，有几分冲动，最后还是理智地停止了，他还不想在这个时候“乘人之危”。不管今后如何，她的爱都会让他感激一辈子。



## 第二章 梦醒人散

傍晚，华灯初上，城市的霓虹灯闪闪烁烁，休闲的人们三三两两，文嘉携着林雪悠然漫步在小城不大的广场上。

从毕业到现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文嘉一直在为自己的糊口而奔波，从没这样清闲过，散漫过。他不想问家里再要钱，父亲积年的脑血栓已把家里本来就不多的积蓄耗尽，还借了不少外债。现在毕业有了一定的消息，他的心反倒释然了。林雪携着他的手，两人边走边说着一些闲话，文嘉突然看到了一个身材魁梧，长着络腮胡子的壮汉，不禁惊喜叫道：“二哥，真的是你吗？太巧了，你怎么会在这？”

那人叫鲁二宝，是文嘉的同乡，他也十二分地惊喜：“文嘉，你在城里工作了吗？”

“我刚毕业，还没分配。你来多久了，在哪工作？”

“我刚来几个月，在鸿都娱乐城当保安。”鲁二宝意外见着文嘉，言语竟有些结结巴巴。黑红的脸膛因说话不流畅而略显拘谨不安。

文嘉忙把林雪拉过来，介绍说：“这是我同学。”林雪也很有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鲁二宝麻利地掏出名片，双手递了过来，上面赫然印着“鸿都娱乐城保安队队长”，一行小字下面是“鲁二宝”三个烫金大字。他的举止还有不少军人的气派，让林雪不禁暗暗好笑。临别时二宝一再嘱咐，抽空到娱乐城去玩。

文嘉不久接到了正式通知，他被分配到乡下柳河坝镇中学了。那一刻，

他突然意识到想要留城的愿望终究还是一场美梦，梦醒了，人也要散了。

长途客运站旁，在文嘉简单的行囊旁，两人已站了很久，林雪紧紧地拥抱着文嘉，泪眼模糊，哽咽难言。

文嘉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在心里暗暗发誓：离开这个城市，我一定还会杀回来，也许那时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时间纵然能消磨掉许多美好的东西，但时间同样也能证明一切价值。

文嘉也无法对林雪表白什么，心里酸酸的，壅塞着许多难以言传的东西，他知道她对自己有多爱，这样的情感，是会让你刻骨铭心的，除了铭记之外，还能用什么言词去表达呢？一切的语言都是苍白的，只有心中涌动的泪水，最能无声地表白一切。

汽车要开动时，二宝也从出租车上跑下来，他满头满脸的汗，手里提着满满两大包东西正东张西望，直到文嘉从车窗探出头来，他才气喘吁吁地过来，嘴里还不停抱怨：“咋不早点告诉二哥，好多心里话儿还没跟你说呢！”

汽车开动时，文嘉也看到了瑶瑶，她没有走近汽车，但她分明已经看见了他，只是远远漂亮得如风景一般向他招了招手。她旁边站着个英俊男人，从一辆红色的桑塔纳轿车上刚刚下来，没猜错的话，该是她的男朋友杜威。

文嘉迟疑好久，临走时还是给瑶瑶打了电话，不管怎样，她曾经帮助过他，又是他乡遇故知。

她回话也很简短，只说不久前刚回柳树屯，家里也没什么事。后来又耐人寻味地补充一句，如果明天有空我到车站送你。

他离去的消息，文嘉没告诉郑小婉，怕她疑心。

他已囊中羞涩，最终也没收巧菊的家教费，当时五百元对他这个穷学生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他想以后会给郑小婉一个说明。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想法，文嘉总觉得郑小婉在他今后的生活道路上会给他一定的扶助，只是那个想法遥不可及，现在还模糊得没一点儿眉目。

汽车转出市区，就是一望无际绿油油的旷野。公路两旁高大茂密的杨树，随路而行，迤邐远去。到柳河坝镇要三个小时行程，这就是文嘉魂牵梦萦的归途。

文嘉靠着车窗，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绿色原野，心头不禁泛起了难以抑制的悲酸，在这城乡往返的路途上，每一次都引起他无边的遐想。

考上大学他本以为自己跳出了这个闭塞的小天地，能靠自己的才能走向外面的大世界，像那些成功人士一样，轻轻地触碰一下事业的琴弦，就能奏出曼妙的音乐，受人景仰瞩目，想不到结局是这样寒酸寂寞。

苦读四年，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刚刚在同学中建立了威信，证明了自己不可小觑，还没待吐气扬眉，想不到命运的波浪就把他推跌到了“谷底”，也许他终其一生不过就是这样一个跳梁小丑罢了。“唉！真是的，我不过是一只为维系生命而四处苦苦奔波的蚂蚁，只能永远在别人脚下寻找自己的幸福或悲哀。”他暗暗地对自己说，不禁又伤感起来。

车里闷热，车上乘客都昏昏欲睡。只有《流浪歌》那优美悲怆的旋律回荡着。文嘉也头脑昏胀，四年大学生活梦幻般缥缈而去。

刚入学时的欢畅激动，一直无法抚平。眼望着窗外美好景致，心亦如俊鸟出笼般在蓝天里游翔，那空中掠过的飞鸟也幻化成了自己。

在人头攒动的校园领奖台上，台下掌声欢动，他心潮澎湃、洋洋自得。

初有小文发表在报纸上时目空四海，虚无清高，信誓旦旦地要在文坛上大有作为，那无羁和落拓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在教委门前接过分配通知书时的委屈和无奈，迈出大门时沉重的脚步。在长途客运站的偏僻一隅，林雪流泪的眼睛，深情的目光……

他想着想着，泪水就慢慢地滴落下来，他没有用手擦拭，只任它肆意泛滥。

汽车颠簸了好久，终于转过了山嘴，在一个依山傍水被密密柳树遮蔽的小村落旁停下来。文嘉独自一人搬下行李箱和一个沉重提包。提包的拉链已经坏了，沉甸甸的里面装的都是书。

在这个炊烟缭绕，倦鸟归巢，日将西坠的傍晚，文嘉又回到了生养自己的故土。

他孤零可怜地站在村口，家里还没人知道他回来，也没有人来接站。通往村里的弯弯曲曲的土路，寂静地躺在那，没有一个人，只有文嘉独自犹疑地在村口伫立着。

蓦然，公路上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铛声，一个老汉驾着毛驴车由远而来，车上坐着一个戴遮阳帽，不像农民穿着打扮的女人。临近，文嘉才看出，赶车的是唐瑶的父亲唐文山，车上坐的正是唐瑶妹妹——唐琼。二人刚刚下地劳动回来。文山老汉头发花白一脸黑皱，正睁着一双老眼仔细地辨认村头上这位“不速之客”。

文嘉依稀地听到了唐瑶妹妹蚊蝇般的细声：“像是文家大学生回来了。”

唐老汉毫不迟疑地拽住摇头晃脑走得意兴正浓的小毛驴，停在文嘉行李旁，唐琼也跳下车。

唐老汉：“咋啦，这是放暑假了？”

文嘉：“唐伯，你老人家身子骨还好，这么晚才从地里回来？”

“这不是今年多种几亩地花生，挣不了几个钱，倒是操劳人，起早贪晚熬在地里，脱不开身。”

唐琼正愣神，老汉催促道：“还傻愣着，快帮把手，把东西放到车上……”老人古道热肠，像所有的黑土地的人一样让文嘉这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里生出无限感激。

唐家真是养了两只画眉鸟，二闺女琼琼，虽不施粉黛，那俏眉俊眼，略略拘谨的行止，柔媚的体态，也别有一番让人心动的韵致。她已不是挂两只翘翘羊角辫的小姑娘了，一头棕色长发，散披在瘦削的肩上，戴一顶火焰般遮阳帽，完全一个城里女郎的模样……”

文嘉的归来，父亲没有特别高兴，也没有特别悲哀。但在那张布满褶皱的脸上，文嘉还是读出了他难以遮掩的内心深处的失望，父亲的心像一潭深湖，命运的潮起潮落，都难以撼动那深渊的湖底。一颗历经沧桑的心，因太多的风吹雨淋而积沉了太多沉默。用沉默来应对生活中不幸的一切，这许是智者的选择。

文嘉的归来，无形中又给这个家庭增加了沉重负担，婚姻问题，成了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在乡下，文嘉这个年龄早过了谈婚论嫁的黄金时段，比他小四五岁的小伙子都已定了亲，十八九岁的姑娘，稍稍有点姿色的，也都名花有主了。

哥哥和嫂子天擦黑还没从地里回来，他们在厮守着一架瓜棚。为了增



加收入，今年又种了四亩地香瓜。刚满二岁的小侄女儿，正咿呀学语，歪歪斜斜地练习走路，一双好奇的眼睛，定定地看西洋景一样巴望着他。妈妈让她喊小叔，她嘟着小嘴，只顾吃小叔买来的零食。

哥嫂没分出另过，他们住对门，全家还吃在一起。在乡下养一套车马一年算下来是一笔数目很大的开销，虽说家里已积攒一些钱，但哥哥刚结婚三年，又供他一个大学生，父亲沉痾多年，地又不多，经济上早已是捉襟见肘了。

嫂子刚推开黑漆大门，早已等得静不下心来的小侄女儿，就张扬着小手喊妈，文嘉也迎候出去，看到嫂子臂弯里还挽着一篮野菜。

嫂子：“刚回来的，放假了吧？”

文嘉：“放长假了，分到咱柳河坝中学，过两天报到。”

嫂子：“那可怪好的，你小侄女儿上学不用犯愁了，咱家自己有老师了。一个人回来的，没把对象领回来？”

妈妈：“还对象呢！分到乡下了，谁还稀罕跟他，自己对着镜子照照自己吧！”

嫂子：“妈，看你说的，人那古书都说‘棒打鸳鸯两不离’，分到乡下就经不住考验了，城里人现在把咱们乡下都当成动感地带了。你没看咱喂兔子的野菜，在城里菜摊上可值钱呢！那些人吃腻了大鱼大肉，把这野生野长的东西都当成减肥的绿色食品了。”

妈妈：“那明天你就到城里卖野菜去吧，省得没日没夜厮守在地里，白天晒个溜秋黑，夜里蚊子把人咬个贼死！”

父亲：“你俩别费神拌嘴，都是没谱的事，几点了。文嘉刚回来，说不定他早就饿得前腔贴后腔了。”父亲的脑血栓还没痊愈，话语还很含糊。

夜深人静，父亲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母亲那一晚也没有睡实。

文嘉一觉醒来，听到两位老人正喁喁私语。

父亲：“二儿分到乡下可愁人了，下步棋咋走，可得好好掂量掂量，老大盖房子地方都要了，不盖不行！盖了房子一头炕热，老二的婚事还得一笔钱，总不能找着了媳妇，打不起彩礼吧！”

母亲：“二儿刚毕业，刚出校门有多大脓水，不帮他还行？孩子个头长得